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濂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

師古口中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

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

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

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

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

日郊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

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

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

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



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

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

十餘年師古口宮中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其見親信征和二

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

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使仔居上心欲以

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太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

也任音玉屬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

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在親近以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

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上曰君未

諭前畫意邪師古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

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

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

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師古曰於天

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

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

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時光與金日磾上官

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

遺詔封金日磾為秬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師古曰

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揚

語曰師古曰揚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

師古曰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

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白折日

䟽眉目美須頰師古曰哲絮白也頰頰毛每出入下殿門

師古曰亦取卿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



止進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其資也音式志反

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

采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即

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即秩二等衆庶莫不

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以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

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

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

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

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

公主內行不脩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

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

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斬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

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皇后居所

居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係猶反也

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

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

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即羽

林道上稱趨孟康曰都肄也肄習也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太官先置師古曰師古曰

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而大

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又擅調益莫府校

尉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

尉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尉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尉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符璽入宿衛察女奴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

其事師古曰謂下有司也音胡棟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

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

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

復著冠也師古曰令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

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調校

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

尉文頴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

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

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

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

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入宗族燕

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

年百姓克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

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

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

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

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

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擢即為九江太守

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

大夫書中即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

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薄師古曰薄音獨以問所親



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師古曰柱者樑

之變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

更入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

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

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延

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

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

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

曰凡言鄂者皆謂不安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

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

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非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

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師古

曰如右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

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

是也天下凶凶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

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

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

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

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

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

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

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

謹宿衛率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粹物



故死也自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

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

意恐延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襦

門武士陞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陞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

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敞師古曰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

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

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王訢子當塗

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杜侯臣屠耆

堂師古曰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侯蘇昌大司農

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

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常賢

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

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疇師古曰

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

臣夏侯勝師古曰李奇曰同官同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邛師古曰邛

味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

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

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

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

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亡悲哀之心廢

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

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



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

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

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侍

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封而王於大行前受

見言不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

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

日之往也自往師古曰臨哭臨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令從官更持節從師古曰

節從至哭師古曰臨哭臨為璽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中御

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發發樂

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

會日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極之入冢焚鬻不居喪受璽召召

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車

便誤用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厨祀已與從官飲師古

之乎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厨祀已與從官飲師古

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厨師古祀已與從官飲師古

城門闕室闕道之有室者不知師古祀已與從官飲師古

曰啗食也師古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闕虎師古

音徒駭反師古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闕虎師古

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師古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

官桂宮並在未央宮北師古使官奴騎乘遊戲師古

車也漢廟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使官奴騎乘遊戲師古

曰小馬可於果下乘之故號果下馬師古使官奴騎乘遊戲師古

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

斬太后曰止師古曰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

悖乘也音師古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

石綬及里綬黃綬以弁佩昌邑師古曰昌邑之即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師古曰以劉禹鑿與太子戰加發御



府金錢元劔玉器樂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

飲湛汚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

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師古曰釋謂解脫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

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取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

內以為常師古曰內入也令雞豚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

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喜嘉數進

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縛嘉數發荒

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

日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

霸臣雋舍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臣德臣虞舍

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

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

辟讀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藉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

尚初少未有所知亦已長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刑也辟音頻

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

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

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

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

太常臣昌與大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

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



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

天子廼即持其手師古曰解脫其璽組奉上下

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竊不任漢事起就

乘輿副軍大將軍光送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

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

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

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

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光坐

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

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而孫在民

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

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

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

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

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

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

孫師古曰解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

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

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

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

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



正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  
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  
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  
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  
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  
上虛已敏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緣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  
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  
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  
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  
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  
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如享曰典賜  
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輜如

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

為天子制故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

致緊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美儀注天子陵中明  
中高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

室也如氏以為椁木外城梓十五具服虔曰在工藏外埋安藏也

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椁木松葉柏身檜木  
乃柏葉松身耳爾說非也椁音七痛反檜音平關反字亦作枯

溫明服虔曰東園與此器形如方杰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

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文穎曰輜輶車如今

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臣瓚曰秦始皇帝崩  
於其事載以輜輶車自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輶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

霍光柩以輜輶車駕大腹白鹿馴以輜輶車駕大腹白鹿馴為倅師古曰輜輶  
本安車也或以息後因載輿飾以柳翼故遂為輿車耳輜者密閉輶者

旁開窻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黃屋左纁師

其一摠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反黃屋左纁師

高紀也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  
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



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  
書事夫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  
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  
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  
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  
等也師古曰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明年夏封  
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  
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其封光兄孫中  
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大夫顯攻光時所  
自造瑩制而侈大之師古曰瑩墓起三出關築神道北臨昭  
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諸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  
是也文季盛節祠室琴堂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

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家廣治第室作乘輿輦

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加畫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

也帝絮薦輪曹灼曰制輦以帝綠綵輪者之以絲別也侍婢以五

采絲輓顯遊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初光愛幸監奴馮子

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

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多從賓客

張園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師古曰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

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

盛日夕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

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文音

也師古曰上謁若今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



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文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莫反後兩

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

史為叩頭謝延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

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

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

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

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

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

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山朋吏

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

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

與不決也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

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廷徙光女婿度遼將軍

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婿諸吏中即將羽

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

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婿中即將王漢為武威太守

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

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

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持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

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

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

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

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

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



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

師古曰廼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

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神音冲左馮翊賈勝胡

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

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鄉封侯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如視丞相亡如也

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

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

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

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

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婁人子師古曰婁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

寒喜妄說狂言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不避已心諱大將軍常師古曰

嫌之如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

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

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灾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

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

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

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

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謹衆聲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

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

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

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

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

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



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

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

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

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已見又

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

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

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

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撫以山

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

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見捕不丞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

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

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鴉音羽驕反第門自壞雲尚冠里

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

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

相擅減宗廟羔菹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并市師古曰羔菹菹所以供祭也可

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

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

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

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

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

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文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

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

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



逆師古曰解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異其自新今大司

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

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誣誤百姓賴宗廟神靈

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誣誤

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

以語期門董忠告左曹揚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

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

共立音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皆讎有

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

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海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

害之師古曰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

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上疏言霍氏忝盛陛下即愛厚之

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

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

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

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

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

謂被燒炙者也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

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今論

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廼

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

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

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



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廼賜福帛十疋後以

為郎官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

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

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斬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

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甘萌謂始生也

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

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木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木音許料反

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

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

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

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

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持年十

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閼諸馬後宮滿側日磾

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視官人至日磾獨不敢

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

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

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

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

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尊焉日磾毋教誨兩子甚有法

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

師古曰題其畫日磾每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廼去師古曰鄉日

磾子二人皆愛為帝美兒常在旁側美兒或自後擁上項



師古曰日 日 碑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日月 弄兒走且啼曰翁

怒上謂日 碑何怒吾兒為其後美兒壯大不謹自殺下與

官人戲日 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美兒美兒即日 碑長

子也上聞之大怒日 碑頓首謝具言所以殺美兒狀上甚

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 碑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

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

逆日 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

下師古曰上 何羅亦覺日 碑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

幸林光宮服夏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 日 碑小疾卧廬

所止日 廬中 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

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 日 碑奏厠心

動師古曰 立入坐内戶下須臾何羅襲白刃從東

箱上師古曰 見日 碑色變走趨卧内欲入師古曰

行觸寶瑟僵日 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

止勿格日 碑梓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立目互辟胡若今相辟

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

節師古曰 日 碑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

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

尤奇異之師古曰 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 光

讓日 碑日 碑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光以女妻日 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

碑為柁侯師古曰 日 碑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

碑師古曰



將軍光白封日磾封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廼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大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掾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于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

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

反安上傳禁門師古曰禁止也門闕宮中大夫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

子常敬岑明岑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

太子時敬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

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敬以世名

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敬為人

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

之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郎使

主客服虔曰官名敬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

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管祿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敬病因拜

日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一說是也



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

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任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哀帝

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拜匈奴中郎

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將匈奴中郎將也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

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

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太

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

傳太后朋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

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

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

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

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

伯宗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

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欽與族昆

弟穉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

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

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文頴曰南名也

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

廟晉灼曰當是賞第建之孫此言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

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顯其

師古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龍爵師古曰

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替本

音古反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替本



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

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任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哀帝

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拜匈奴中郎

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將故拜為匈奴中郎將也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

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

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太

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

傅太后朋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

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

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

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

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

伯宗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

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欽與族昆弟

弟穉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

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

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文頤曰南名也

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

廟晉灼曰當是賞第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

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為大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為後賞而

師古曰磾說也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因劾奏曰

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

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



逆天孝哀不獲厥福廼者呂寬衛寶復造文效謀至於反逆

或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又又割也逆天之外非

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

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

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貴見嗣日碑後成為君持大宗重

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賞

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

祖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

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

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純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

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即皆曰欽

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獄欽自殺邯以綱紀

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沙予

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

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鄉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

主師古曰形見也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

仆師古曰類也音卦上官師古曰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

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

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然光不學

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立女為后湛溺盈溢

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師古曰財

與連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晉即河東光豈

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



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重校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後徙金城令居師古

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師古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邽是也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善騎

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

知四夷事師古曰通曉也武帝特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

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

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

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

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師古曰

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



上谷師古曰鎮兵也於上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

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

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

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

奚盧山師古曰芳依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

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

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曰行先零豪言願特度湟水北師古曰

音麟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

逐民所不田處畜

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

抵冒度湟水師古曰勞依也抵冒犯突而郡縣不能禁元康

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

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

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

約共為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前等

通使匈奴師古曰煎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傳告諸

羌曰漢貳師將軍殺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

使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

欲與羌合非一也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相來保塞

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

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計之也沮壞也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

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入窮水塞南抵屬

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



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

匈奴藉兵師古曰匈奴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師古曰匈奴音善充國

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廼解仇作約蘇林曰罕開在金城南

也此下言遣開豪雖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也詳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開小開則罕羌開羌姓族殊矣開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開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開者總是罕開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開為井字之訛也到秋

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

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語之也其下並同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

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

十餘人以尤桀黠者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縱兵擊其

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

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不信遂劫略小種北畔犯塞

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此口

師古曰浩音讀音音開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夫亡車重兵器甚眾師古曰

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

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

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

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師古曰

過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作逆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取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

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

以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湏兵滿萬騎師古曰

日須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

使勇度輒管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

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

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



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

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頴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

夜引兵上至落都山名也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

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師古

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

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

饗軍士師古曰日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

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

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聞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

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

竝出絕轉道師古曰地猶也轉道連糧之卬以聞有詔將八

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䟽捕山間虜蘇林曰䟽搜索

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度初罕开豪麻非當兒使弟雕庫來告

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

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廼遣歸告種豪大兵誅

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弄威師古曰言勿相天子告諸羌

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

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十錢又

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

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徽極師古曰徽要也要其能時

上已發三輔大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鈇者三河賴

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

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美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



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今

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屯兵在武

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

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

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曾奪其

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曾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

虜必震壞師古曰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

知羌事者傳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

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也音胡海反以一馬自

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為米二斛四斗麥

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

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以入山林師古曰中隨而深入虜

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十

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

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懼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

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

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充

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

冊欲捐罕开聞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

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

師古曰府古無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

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助負恃也不先破罕开

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

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賜璽書



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

乘露路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人當復來已遠其妻子

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師古曰

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

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

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師古曰皸音折裂也瘃音寒創也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父歷生

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

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

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姑音兒羌名也

是也亡虜萬二千人師古曰亡虜大計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

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

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

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

飲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

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太白出高用兵深入

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

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

安國家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奸於外難受廼上書謝罪

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

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

前漢書卷六十九



名

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

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

以自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

曰釋置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

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

取之也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

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攻釋致虜之術

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

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

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

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

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

德自樹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

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

曰震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

而已師古曰累不音力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

位至上卿爵為列侯大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

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

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

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又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

此羌之首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院狹充國徐行驅

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

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

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

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

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

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也充國以聞未報

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

墨之便而自營衛使音頻面反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語未卒璽書報

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

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泚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泚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若下利脛

音丁定及泚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諱恐其死朕甚

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

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

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即將印懼使

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

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

將軍之身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

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

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丞相

御史侯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

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



不醉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

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

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

相因而起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

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

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

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稾二十五萬二百八

十六石師古曰芡乾芻也稾禾稈也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

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

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

用兵碎也故臣愚按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

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頭罷騎兵歸地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

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

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

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

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入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出營田也賦謂班與

之也晦古音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

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為田者遊兵以充

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今大司農所轉穀至

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反唯陛

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



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  
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

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

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  
地薦草師古曰秋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

主般師罷兵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  
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

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  
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

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  
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

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貧破其眾以成羌虜  
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具

浪反音步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師古曰度罷騎兵  
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

充虜師古曰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  
所伐材師古曰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  
不可必勝

疥癩之患師古曰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

間之勢九也師古曰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日皆羌種在河使生亡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

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從枕席上過師十



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

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大

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

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

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

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入

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

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

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討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

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

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

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

日月莫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均焉竊見北邊自敦

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

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

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漸師古曰樵與譙同木樵

也音才校聯不絕如淳曰樵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

消反也亦謂以木相貫闕闕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便兵擊

飭鬪具師古曰便利也飭塗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

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

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火

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

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

前集卷之九



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粹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曹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曹讀曰但即今

同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

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示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

後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

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瞻字瞻給也臣愚以為不便

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敝拊循衆羌諭以明詔且皆

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也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

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美

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

師古曰媮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

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又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

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師古曰數音所用反

其下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

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

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

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

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



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  
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  
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  
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  
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  
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  
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責言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  
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  
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  
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  
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

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

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

卒以其意對師古曰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

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

種二人為侯州庫為君陽離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

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

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

典蠻夷師古曰漢酒因酒以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

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死人

師古曰漢酒因酒以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

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死人



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曰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

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開宴印道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為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印家

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曰橐籥囊也近臣負橐籥筆

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

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

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

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

薨子岑嗣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

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脩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

營平侯師古曰月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

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

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

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

討是震師古曰震合韻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

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

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昔周之宣有方

有虎張晏曰方詩人歌功廼列于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

前漢書卷之六十五



國作武起起相相亦紹厥後師古曰起起勁也相相威也充

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

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至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

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翁字陷陳卻敵惠奏

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孝子國還為謁者尚未

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庭

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

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

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

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

功迹徵入歷位朝庭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

得與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父破羌將

軍武賢顯名前世有一威西夷臣鳳不宜父處慶忌之右師古

上也廼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灾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曰慶有官之奇晉獻不休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衛青在

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

獨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

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

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女姦軌不得萌動

而破滅師古曰始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

柔毅敦厚師古曰始誠萬世之長冊也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謨曰謀

慮深遠前在遼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廼者大異並



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

日莊十八年公追成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也慶忌宜在爪牙官以

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難非意所變也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

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

約然性好與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

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

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

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

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

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

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訕事兩甄時平

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

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凡兩入俱游俠

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衛

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於是司

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

遂接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

氏繇是廢師古曰繇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

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鄢人

師古曰鄢扶風之縣也音媚王翦頻陽人漢興邳邳王園甘延壽師古

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

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

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



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  
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牽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  
興師脩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其風轂氣俗自  
古而然人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克國辛慶忌

傳第二十九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漢班固撰魚豢師古注明文盛高激傳汝舟校

傳介子比地人也

師古曰趙克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

以從軍

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茲

語在西

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

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

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

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

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

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

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

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艾

介子



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願往

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

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

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

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編往賜之王不來受我

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

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

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審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

人而獨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

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

子師古曰言為匈奴之聞而侯伺發兵殺略衛司馬安關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

為匈奴間使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之聞而侯伺發兵殺略衛司馬安

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

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

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傳介子持節使誅斬樓

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怨言怨於我

者則直道而罪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

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

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大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

奴師古曰移中廐名奴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其

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

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



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

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速發大兵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師古

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

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

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

軍韓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

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

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文號若

胡浪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

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凶獲惠從吏卒十餘人

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

師古曰謂夫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

惠為威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

奏請記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

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且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

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

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

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為

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五置王

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

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

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

疆執習外國事師古曰疆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

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

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

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

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

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在護南北二

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延下詔曰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比狄西戎南

車師師古曰營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

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竹竹反

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

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

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

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

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

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

有手擊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捷耳非拔耳非拔嘗超踰羽林亭樓由

是遷為郎試升為期門孟康曰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

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



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夏

欲家貧自負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旬乞也西至長安

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

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

師古曰葬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

會薨因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

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

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

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

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

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揭堅昆丁令服虔曰

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獨起厲反令與更同兼二國而都之然漢擁護呼韓邪而

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

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

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

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鄉讀曰嚮不所在絕遠

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

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

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嚮

從謂向化而從命也弃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廼始無應敵

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  
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也若懷



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

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

願送至庭師古曰庭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後事以為吉往必為國

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

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

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

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倚反郅支數借兵

擊于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下皆類此烏

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

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

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支也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

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李友不敢

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刀也郅支困辱

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左願歸計彊漢遣

手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其驕慢如此建昭三年湯

與延壽出西域湯為入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

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

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

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

北擊伊列西取安魚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

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二十六國中云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散邊徙以別於匈奴也

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頻好戰伐數取勝又畜

之必為西域患也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



之守如發屯田吏士設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師之令隨從也直指其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保安也千載之功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

猶與不聽讀師古曰與會其之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

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堅子欲沮衆邪師古曰沮止也延

壽遂從之部力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

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

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

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

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殺略大昆

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

日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

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

閼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間呼

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

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

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

單于由是具知郵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

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

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閼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

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



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

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

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

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大各反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

策明日前至到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讀曰敷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織音式志反數百

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

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

招漢軍曰闕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

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

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

漸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樓上讀曰印

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

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

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

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到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

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

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

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夜過半木城穿中

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火故反以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

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師古曰環繞也夜數牛營不

利輒卻師古曰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

也鉦鼓鞞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

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



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  
所齎帛書諸國獲以昇得者師古曰昇也各以凡斬閼氏

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  
千餘人賦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

兵共圍鄯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  
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

藩唯鄯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  
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鄯支臣服也鄯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

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  
精明陷陳克敵斬鄯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豪街蠻夷

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景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  
之銅駝街在維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景街為景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陽西京无也 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以為鄯支及名王

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月令春掩骼埋

此齒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齒齒可惡也臣墳

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

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

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殛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

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  
制皆不與湯師古曰湯素貪所由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古師  
白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  
言臣與吏士共誅鄯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

振整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今司隸反逆收繫



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  
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  
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  
師古曰交若也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  
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  
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  
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  
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搤城郭之兵師古曰搤總持  
之也其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唐居屠五重城塞歛侯之旗  
師古曰塞拔也音騫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  
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稽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  
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

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鄉讀曰嚮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

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  
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絜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衆日盛有如雷震故命克之獫狁而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醜上力及辭也嘉

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  
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

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  
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凡多受祉來歸自鎬

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古音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

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後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



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又挫

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其軀命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非所以勸有功勵

戎士也昔齊相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首茅後有及會王太子于首止

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公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

為之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貳師將滅項之事也

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糜

而塵獲駿馬三十四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西

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

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到支之號重

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一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

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曰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

吉迎自來之日逐猶昔裂衣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

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

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疾鄭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到支置干

北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

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

云也今延壽湯悖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

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到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

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內不煩一夫

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

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



師古曰竟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閱之其

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

斬卑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

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

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

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

擊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

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師古曰顛與專同

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

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

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

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

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而曰師二日鐘穀而文公猶有夏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敗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有憂者仄席而坐蓋有貶也仄古側字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

敢窺兵井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者亦趙將也近漢有郅都

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

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

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竊見關內侯陳

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

策慮億億義勇奮發師古曰億億憤怒卒與師奔折橫厲

烏孫踰集都刺師古曰淳曰踰遠也遠集都支都賴水上也屠者三重

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師古曰威震百

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

言事非是幽囚又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



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

師古曰地名也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

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帝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

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

犬馬有勞於人尚加惟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殺牲弗

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

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

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

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奔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

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

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鄣支

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

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廢不足以策大事

師古曰罷廢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

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二而當一又兵法

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

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

發城郭敦煌歷時廼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

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湯知烏孫瓦合

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因

對曰已解矣誦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



善也善謂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

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多從常

受人金錢作草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

善自元帝時涓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

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揚光以

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

中二千石師古曰往乘馬名延年乘食厚友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

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

東方且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

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

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

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

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

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

責後卒不就也師古曰卒終也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

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

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

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

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敕府藏空虛師古曰罷

疲下至衆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衆愁也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

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

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



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

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

商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

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

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沒參妻公欲為伋

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音必寐弘農

太守張匡坐藏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訊音居考問之

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

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入以問湯曰是所

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特出也又言當

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

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

正法晉灼曰湯以所犯劇易為罪臣下承用失其

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無比者先以聞師古曰比謂所以

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

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

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屠設不然之事非所

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湯前有

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

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

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彼毒流眾庶海內怨

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太守

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



議即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

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

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師古

此類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

南郡獻白虎邊垂無敵言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

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

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

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

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被冤拘囚

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

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

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

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豈不痛哉且安不

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師古

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臯謂斬其首而懸之也後謂敵之心假使異

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

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迹

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遠覽之士莫不計

度師古曰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

此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

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

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

...



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郅支  
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  
不賞廼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  
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  
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二歲更盡  
還如淳曰邊吏一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拜為沛郡太守以單于

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  
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  
交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子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

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其休甚休師古曰休安也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崑山之灰

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

告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略意略陳本意也方

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茲不可復見願

吾子因循舊貫母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

門之跡應劭曰跡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居力及跡皆宜反

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

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

謂諸翽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

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奏伏漢遣衛司馬逢

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戍已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

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死為盡眾亡去會宗

更盡還以擅發戍已校尉之兵之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



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

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也立小

昆彌兄末振將師古曰八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定其國而還明

年未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

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步安反會

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擊婁

地師古曰擊音擊呢之聲師古曰婁音麻師古曰擊音擊選精兵三十弩季奇曰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

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

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

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

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

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今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食於禁反食讀

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

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

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寔師古曰寔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

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

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

之誦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

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

稱焉陳湯儻豈不自收欵師古曰儻豈無卒用困窮議者

稱焉陳湯儻豈不自收欵師古曰儻豈無卒用困窮議者

稱焉陳湯儻豈不自收欵師古曰儻豈無卒用困窮議者



閱之故備列云

傳常鄭其陳段傳第四十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漢書七十一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激傳汝舟校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徂亮反治春秋為郡文學進

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

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謂察視之東至

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誅罰皆依典軍之制也威振州郡勝

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

櫛具劔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劔櫛落非大也晉灼曰古長劔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華初生未敷時今大劔木首

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也是也佩環玦師古曰玦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缺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

子佩象環也襲衣博帶師古曰襲大裙也言著襲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為朝服垂襲之衣非也盛服

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令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

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

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



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履

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躡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

關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頻崖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頻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

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

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庸當也故

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

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

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

昭帝即位而齊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

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

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者宛端與

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且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首下更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備備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疑多有

所平反毋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

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

車建黃旄師古曰旄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旄也衣黃襜褕著黃皂

冒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其首即今之下冠也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太子公車

以聞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共也有素

識之者令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

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

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

也師古曰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

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



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師古曰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誚此罪

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

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

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

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

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

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本夏陽

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上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

聿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

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

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

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

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大傅

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

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

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

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

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後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

有大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

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



數受賞賜師古曰賜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

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治危也遂成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

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

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頤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

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

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

而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二王及劉丞等傳此音居其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

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類此請族人

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

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

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幾今

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師古曰宜今意

無世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間暇時為廣言此計

田廬師古曰廬即開字也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詩或感顧自有權

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

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

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淡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

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羅也遺也郡中

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

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

子守寡我老父無少壯柰何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經死

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

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

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其獄者獄案已成其文條具也因辭疾

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

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朋友

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

申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

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

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曾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

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官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

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同

田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

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

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九禮恩敬

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

刑

刑

五



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

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明師古曰綴平議也音魚列反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

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

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

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失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然上

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

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

朝日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

殿故妄疑善師古曰賊發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

人致其罪也師古曰亟追賊反後不敢復告以故浸廣師古曰民多寃結州

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關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

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

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廩倉

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瞻師古曰瞻今丞

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采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

日悉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青亡光上復

以詔條責曰即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遺

養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

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欲知其實方今

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

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

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

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能錄總錄也毋過者其



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類替也民寡禮誼

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

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

盡明師古曰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

篇載殷易伐君雖任職何必顛焉師古曰顛與專同論語堯曰其勉察

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文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

明強食慎疾師古曰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

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

時者酒多過失師古曰者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脩行以父任

為侍中中即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

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

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

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壞父

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間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

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

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

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以為大器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脩且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

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

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

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

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

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文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



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

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

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

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

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上不說師古曰說先毆光

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毆事乘輿也臣聞主聖臣直乘船

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

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

日歲惡年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

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師古曰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

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

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當

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拘

邑令師古曰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

每有災異常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文雅雖不能及蕭

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帝玄成為丞相奏罷太

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

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

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

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

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脩其

本師古曰述謂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後德以親九族



而化及萬國

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

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脩嚴父配天之

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

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百為周之始祖乃此聖人之德亡

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

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

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求年傳於二

窮師古曰今文秦誓之辭言能正考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

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

俸有意師古曰勞來謂勤免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言勃海

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

方郡別令刺史監之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系遷長信

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系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

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

師古曰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

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

鹿太守師古曰前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

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

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

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

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長



也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  
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  
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  
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  
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  
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  
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粳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  
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  
米不當言稷且作酒日有澆醕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  
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章平父子  
至宰相師古曰章謂常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  
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

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讀曰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

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

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延

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

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予又前取淮陽王女

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

安車馬四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

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

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

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

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

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與老同



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寘溝壑師古曰埃古侯字莽曰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官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

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系師古曰系音力端反亦其次也干定

國父子哀鯨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鯨哀恤鯨寡

也哲猶知獄情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凌遁有恥彭宣見險而

止師古曰遁同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



